

不爲槩

槩量也不制待賓客饌具之所有。食音嗣

不爲槩

槩量也不制待賓客饌具之所有。食音嗣

祭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恒若親之將不登高不臨

深不苟言不苟笑

爲其近危辱也人之性不欲見毀訾不欲見笑君子樂然後笑。訾

將知反樂音洛

疏居處及行立待賓祭祀敬慎之事各隨

文解之。此明孝子居處閨門之內不言凡者或異居禮則

不然。居不主奧者主猶坐也奧者室內西南隅也室嚮南戶近東南角則西南隅隱奧無事故呼其名爲奧常推尊者于閑樂無事之處故尊者居必主奧也旣是尊者所居則人

元刻禮記注疏

云十

上無餘席非唯不可上亦

獨不與人共則坐常

中也

者坐不得居中也。行不中

(清) 阮元校刻

四部要籍選刊

蔣鵬翔 主編

阮刻禮記注疏

十

(清) 阮元 校刻

浙江大學出版社

本冊目錄（十）

卷第三十七	樂記第十九	二五八七
校勘記	二六三一	
卷第三十八	樂記	二六四七
校勘記	二六八七	
卷第三十九	樂記	二七〇一
校勘記	二七五一	

卷第四十

雜記上第二十	二七七三
校勘記	二八〇七
卷第四十一	雜記上
校勘記	二八一七
卷第四十二	二八五九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三十七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卷三十七

樂記第十九

○陸曰鄭云名樂記

正義曰按鄭目

疏

錄云名曰樂記

者以其記樂之義此於別錄屬樂之義。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今雖合此畧有分焉案藝文志云黃帝以下至三代各有當代之樂名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也周衰禮壞其樂尤微以音律爲節又爲鄭衛所亂故無遺法矣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爲樂官頗能記其義理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博古與諸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云樂事者以作樂記事也其內史郎鏗鎗鼓舞而已不能言其義理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博古與丞王度傳之以授常山王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史十四卷樂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著於別錄今樂記所斷取二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其名猶在三十四卷記無所錄也其十一篇之名案別錄十一篇餘次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樂穆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

樂道第十九 樂義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 招頌第二十二竇公第二十三是也案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十一篇入禮記也在劉向前矣至劉向爲別錄時更載所入樂記十一篇又載餘十二篇摠爲二十三篇也其二十三篇之目今摠存焉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

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

官商角徵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形猶見也。

徵張里反後放此比毗志反下文同見賢遍反

聲相應故生變

樂之器彈其宮則衆宮應然不

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春秋傳曰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應應對

之應篇內同彈徒丹反樂音獄又音洛○變成方謂之音

方猶文

章也○比音而

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

樂

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也羽翟羽也旄旄牛尾也文舞所執周禮舞師樂師掌教舞有兵舞有干舞有羽舞有旄舞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旄音毛盾本又作楯

述允反又音允翟

疏

凡音至之樂。正義曰此一節論樂本之事章句既多各隨文解之名爲

音狄籥羊灼反。

疏

樂本者樂以音聲爲本音聲由人於人心故名樂本此樂本之中論人心感於物而有聲聲相應而生變變成方而爲之音比音而爲樂展轉相因之勢。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者言凡樂之音曲所以起本由人心而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者言音之所以起於人心動則音起人心所以動者外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者人心既感外物而興動於口則形見於悲戚之聲心見於聲心若感死喪之物而興動於口則形見於歡樂之聲也。○變成方謂之音者變者既有哀樂之聲自然一高一下或清或濁而相應故生云生變謂不恒一聲變動清濁也。○變成方謂之音者謂文章聲既變轉和合次序成就文章謂之音也音則今方謂文章聲既變轉和合次序成就文章謂之樂者言以樂器次比音之歌曲也。○比音而樂器播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者言以樂器之樂也是樂之所起由人心而生也。○注宫商至日聲。○正謂之樂曰言聲者是宫商角徵羽也極濁者爲宫商角徵羽清濁相雜和比聲以清濁相次云雜比曰音者謂宫商角徵羽清濁相雜和謂之音云單出曰聲者五聲之內唯單有一聲無餘聲相

雜是單出曰聲也然則初發口單者謂之聲衆聲和合成章謂之音金石干戚羽旄謂之樂則聲爲初音爲樂爲末也所以唯舉音者舉中見上下矣○注樂之至聽之○正義曰彈其宮則衆宮應然不足樂者明直唯一聲不足可爲樂故須變之使雜也引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易文言文證同聲相應之義也同聲雖相應不得爲樂必有異聲相應乃得爲樂耳引春秋傳以下者證同聲不得爲樂也案春秋昭二十年左傳齊景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樂瑟專一唯一聲不得成樂故也○注方猶文章也○正義曰凡畫者青黃相雜分布得成文章言音清濁上下分布次序得成音曲也似畫者文章故云方猶文章也○注干盾至秉翟○正義曰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也者武舞之樂執此盾與斧也云羽翟羽也旄旄牛尾也文舞所執者言文舞舞執此羽旄也引舞師樂師者證有干戚羽旄舞等案樂師有干戚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也無兵舞但有干舞山川之祭祀无干舞但有兵舞鄭司農彼注云掌教兵舞帥而干戚用戚則是大武大武兵舞此引樂師既謂干舞引謂兵舞者兵舞非樂師之文但經云云此引樂師益以兵舞解經之

干戚也但此經干戚羽旄包含文武之大武鄭引樂師小舞明羽舞也引詩者證羽舞是翟舞也此詩邶風刺衛君不用賢衛之賢者仕於伶官但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而已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

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啴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言人聲在所見非有常也噍蹠也啴寬綽貌發猶揚也粗龐也○噍子遙反徐在堯反沈子堯反蹠也謂急也殺色界反徐所列反其樂音洛啴昌善反寬緩也散思旦反粗采都反又才古反蹠子六反綽處約反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

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極至道音導行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此其所謂至

下孟反

也○治直吏

疏

樂者至道也○正義曰此一節覆明上文感物而動之意結樂聲生起所由也合音乃成樂是樂由

比音而生故云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者欲將明樂隨人心見故更陳此句也本猶初也物外境也言樂初所起在於人心之感外境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者心既由於外境而變故有此下六事之不同也噍蹶急也若外境痛苦則其心哀哀感在心故其聲必蹶急而速殺也○其樂心感者其聲啴以緩者啴寬也若外境所善心必歡樂歡樂在心故聲必隨而寬緩也○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者若外境會合其心心必喜悅喜悅在心故聲必隨而發揚放散無輒礙。但樂是長久之歡喜是一時之悅遇有善事而心喜也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喜生於好是喜與樂別也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者怒謂忽遇惡事而心恚怒恚怒在心則其聲粗以猛厲也○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者直謂不邪也廉廉隅也若外境見其尊高心中嚴敬嚴敬在心則其聲正直而有廉隅不邪曲也○其愛心感者其

聲和以柔者和調也柔軟也若外境親屬死亡心起愛情愛情在心則聲和柔也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者結外感應感外物而動故云非性也性本靜寂無此六事六事之生由此六事觸之言此人必隨觸而動故知非性者今設取一人以知是人聲也故鄭注云言人聲在所見皇氏云樂聲失之矣○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既六事隨見而動非關其本性故先代聖人在上制於正禮正樂以防之不欲以外境惡事感之故云先王慎所以感之者也○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者此四事是防慎所感之具矣政法律也既防慎其感故用其正禮教道其志用正樂諧和其聲用法律齊一其行用刑辟防其凶奸則民不復流僻也禮樂刑政其極一也者極至也用其四事齊之使同其一致不爲非也賀云雖有禮樂刑政之殊及其檢情歸正同至理極其道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者結四事之功也言民心所觸有前六事不同故聖人用後四者制之使俱得其所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

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

與政通矣

言八音和否隨政也玉藻曰御瞽幾聲之上下以樂其政和摠爲一句下亂世亡國各放此思息吏反又

上至安絕句樂音岳以樂二字爲句其政和崔讀上句依雷音筭否音不藻音早瞽音古幾居希反又音祈上下時掌反

疏

凡音至通矣○正義曰上文云音從人心生乃

成爲樂此一節明君上之樂隨人情而動若人情歡樂樂音亦歡樂若人情哀怨樂音亦哀怨○凡音者生人心者也者言君上樂音生於下民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者言在下人心情感君政善惡動於心中則上文感於物而後動是也既感物動故形見於口口出其聲則上文云故形於聲者是也○聲成文謂之音者謂聲之清濁雜比成文謂之音則上文云變成方謂之音是也上云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此云音不云樂者以下云治世之音亂世之音故云音而不言樂也必言音者樂以音爲本變動由於音也所以特言音也○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者是故謂情動於

中而有音聲之異故言治平之世其樂音安靜而歡樂也治世之音民既安靜以樂而感其心故樂音亦安以樂由其政和美故也君政和美使人心安樂人心安樂故樂聲亦安以樂也○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者亂世謂禍亂之世樂音怨恨而恚怒亂世之時其民怨怒故樂聲亦怨怒流亡由其政乖僻故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者亡國謂將欲滅亡之國樂音悲哀而愁思言亡國之時民心哀思故樂音亦哀思由其人困苦故也前治世亂世皆云世亡國不云世者以國將亡無復繼出也其治世亂世皆云政亡國不云政者言國將滅亡無復有政故云其民困也聲音之道與政通矣者若政和則聲音安樂若政乖則聲音怨怒是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宮爲君商爲臣角

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怙憲

之音矣

五者君臣民事物也凡聲濁者尊清者卑怙憲敗不和貌。怙徐昌廉反弊也憲昌制反又昌紙反敗

音弊也敝

官亂則荒其君騎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

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

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

滅亡無日矣

君臣民事物其道亂則其音應而亂荒猶散也陂傾也書曰王耄荒易曰無平不陂也迭田節反散蘇旦反耄莫報反。

疏

官爲至日矣○正義曰此一節論五

○陂彼義反注同領也匱其媿反之聲宮商角徵羽之殊所主之事上下不一得則樂聲和調失

疏

官爲至日矣○正義曰此一節論五

則國將滅亡也○官爲君者官則主君所以然者鄭注月令云官屬土士居中央揔四方君之象也又土爰稼穡猶君能滋生萬民也又五音以絲多聲重者爲尊宮絃最大用八十

疏

官爲至日矣○正義曰此一節論五

一絲故宮爲君崔氏云五音之次以宮最濁自宮以下則稍清矣君臣民事物亦有尊卑故以次配之○商爲臣者商所以爲臣者何以鄭注月令云商屬金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解者云宮八十一絲商七十二絲次宮如臣之得次君之貴重也崔氏云商是金金以決斷爲臣事君亦以義斷爲賢矣

疏

官爲至日矣○正義曰此一節論五

角爲民所以爲民者鄭注月令云角屬木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解者云宮濁而羽清角六十四絲聲居宮羽之中半清半濁故云以其清濁中也民比君臣爲劣比事物爲優故云角清濁中民之象矣崔氏云角屬春春時物生衆皆有區別亦象萬民衆多而有區別也○徵爲事所以爲事者鄭注月

令云徵屬火以其徵清事之象也解者云羽最清徵次之故用五十四絲是徵清徵清所以爲事之象也夫事是造爲造爲由民故先事後乃有物也是事勝於物而劣於民故次民居物之前所以徵爲事之象也崔氏云徵屬夏夏時生長萬物皆成形體事亦有體故以徵配事也○羽爲物羽所以爲物者鄭注月令云羽屬水者以其最清物之象也解者云羽最清用四十八絲而爲物劣於事故最處末所以羽爲物也崔氏云羽屬冬冬物聚則成財用冬則物皆藏聚與財相謂不和之貌也若君臣民事物五者各得其所用不相壞亂則五聲之響無敝敗矣○宮亂則荒其君驕者前明音聲與政通若五事皆正則音不敝敗是聲與政通故此以下明聲與政通也若五音之敝敗則政亂各有自由也荒猶散也若官音之亂則其聲放散是知由其君驕溢故也崔氏云宮聲所以散者由君驕也若君驕則萬物荒散也○商亂則陂其官壞者陂不平正也若商音之亂則其聲欹斜而不正也是知由其臣不治於官官壞故也崔氏云商聲所以傾邪者若臣官壞也官若壞則物皆傾邪也○角亂則憂其民怨者若角音之亂則其聲憂愁是知由政虐其民怨故也崔氏云角聲所以亂者由民不安業有憂愁之心也民無自怨皆君上

失政故下民生怨也徵亂則哀其事勤者若徵音之亂則其聲哀苦是知由繇役不休其民事勤勞故也崔氏云徵所以亂者由民勤於事悲哀之所生。○羽亂則危其財匱者匱乏也若羽音之亂則其聲傾危是知由君賦重其民貧乏故也崔氏云危者謂聲不安也羽音所以不安者由君亂於上物散於下故知財乏不能得安故有匱乏也。○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者迭互也陵越也若五聲並和則君臣上下不失若五聲不和則君臣上下互相陵越所以爲慢也崔氏云前是偏據一亂以爲義未足以爲滅云今此以五者皆亂故滅云無日矣滅者絕也无叛也無日言無復一日也若君臣互相陵慢如此則國必叛滅旦夕可俟無復一日也。○注書曰至不陂。正義曰所引之書尙書呂刑之文也王耄荒者謂穆王享國百年耄荒也引之者證經之荒字矣云易曰無平不陂者易泰卦九三爻辭引之者證經之陂字矣案樂緯動聲儀云宮爲君君者當寬大容衆故聲弘以舒其和情以柔動聲脾也商爲臣臣者當以發明君之號令其聲散以明其和溫動聲以斷動肺也角爲民民者當約儉不奢僭差故其聲防以約事當久流亡故其聲貶以疾其和平以功動心也羽爲物物者不有委聚故其聲散以虛其和斷以散動腎也動聲儀又

云若宮唱而商和是謂善太平之樂注云君臣相和又云角從宮是謂哀衰國之樂注云象人自怨訴又云羽從宮往而不反是謂悲亡國之樂也注云悲傷於財竭又云音相生者和注云彈羽角應彈宮徵應是其和樂以此言之相生應即爲和不以相生應則爲亂也。比毗志反注同又如字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云

國之音於此之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爲晉平公鼓之是之謂也桑間在濮陽南誣罔也。濮音卜水名誣音無注同涓古玄反爲于僞反下爲作法度同。疏鄭衛至正義曰前經明五者皆亂驕慢滅亡此一節論亂世滅亡之樂比猶同也鄭國之音好濫淫志衛國之樂促速煩志並是亂世之音也雖亂而未滅亡故云比於慢即同前謂之慢也。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者於濮水之上桑林之間所得之樂是亡國之音矣故云亡國之音其政散者謂君之政教荒散也。其民流者流謂流亡君既荒散民自流亡也。

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者君既失政在下則誣罔於上行其私意違背公道不可禁止也。注濮水至罔也。正義曰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言濮水與桑間一處也云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以下皆史記樂書之文也言衛靈公之時將之晋至於濮水之上舍夜半之時聞鼓琴之聲問左右皆對曰不聞乃召師涓聽而寫之明日即去乃至晋國見平公平公享之靈公曰今者來聞新聲請奏之平公曰可即命師涓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而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不可遂平公曰何師曠曰昔師延所作也與紂爲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而聞之是其事案異義云今論說鄭國之爲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躊躇之聲使淫過矣許君謹案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矣故鄭聲淫也今案鄭詩說婦人者唯九篇異義云十九者誤也無十字矣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

通倫理者也

倫猶類也理分

是故知聲而不知

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